

西

厢

故

事

据王实甫《西厢记》改写



◎ 邱晓娟 著

节
社

西 厢 故 事

据王实甫《西厢记》改写

◎ 邱晓娟 著

广
陵
书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厢故事/邱晓娟著.—扬州:广陵书社,2003.12
ISBN 7-80694-030-8

I.西... II.邱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3649 号

书 名 西厢故事

著 者 邱晓娟

责任编辑 高小健

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

扬州市凤凰桥街 24-6 号 邮编 225002

发行部电话 (0514)7343427

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
扬州市运河西路 215 号 邮编 225003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6.875

印 数 3000

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80694-030-8/I·7

定 价 12.00 元

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出版说明

《西厢记》，一部传唱近千年的爱情传奇。

从唐代元稹的《莺莺传》，到金代董解元的《西厢记诸宫调》，再到元代王实甫创作的杂剧《西厢记》，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，经过数百年的演绎，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杰作，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可与《红楼梦》相媲美的巅峰之作。

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”，道出了严格的封建礼制束缚下男女青年渴望爱情和婚姻自由的心声，崔、张的爱情故事，亦感染并激励着数百年来青年男女，并且对戏曲和文学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本书根据元代王实甫创作的杂剧《西厢记》改写而成，改写的目的是为了把崔、张的爱情故事从传奇与剧本的形式转换为便于当代读者阅读的文本。改写的过程中，根据有关的历史和资料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，因此，本书中不惟有细腻缠绵的爱情描写，亦有风云激变的政治斗争、个人命运和国家安危的利益相关、唐德宗时期宦官专权和藩镇拥兵自重的社会状况等等。这样一来，故事的内容更为丰富，人物的性格愈加饱满，情节的转换亦此起彼伏，使崔、张的爱情故事有了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，千年传奇，再现新貌。

本社原计划推出一套对中国古典戏曲进行改写的普及



本丛书，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是很成熟，因此，我们先期推出这本《西厢故事》，愿它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欣赏和厚爱。

广陵书社
二〇〇四年六月



引子



【混江龙】向诗书经传，囊鱼似不出费钻研。将棘围守暖，把铁砚磨穿。投至淖云路鹏程九万里，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。才高难入俗人机，时乖不遂男儿愿。空雕虫篆刻，缀断简残编。

——王实甫《西厢记》

唐德宗贞元十七年二月，也就是公元八百零一年的春天，洛阳才子张珙进京应考。张珙字君瑞，本贯西洛。父亲曾官拜礼部尚书，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。这张公子后一年又失了寡母，从此孤家寡人，飘零中原。

此番他一路西来，但觉日远长安近。

长安长安，长安应该是别一番风光吧。张珙立马远眺。二十年萤窗苦读，闻鸡起舞，学成满腹文章，练就一身武艺，却真是只为了博个功名吗？他怀里揣着杜确的信，杜确近来很好，非常好，已经在蒲关官拜大将军了。他想着杜确披白甲跨白马提长缨的景象，那该是令天下少女倾心天下男子神往的卓世风采吧！看来杜确弃文从武是对的，乱世重英雄。当日他别去，自己把酒相送十数里。不知道今番时过境迁再相见，可否仍见昔日披肝沥胆的结义之情？

张珙有些踌躇。

论文论武，自己都不会比杜确差，可现在自己毕竟只是一介寒士。张珙其实不喜欢“寒士”这个词，他认为这都是书生自轻，他喜欢侠士。所以他佩剑，所以他与义兄都习文尚武。二月里来，这个佩剑的书生举目河山。黄河九曲，带齐梁、分秦晋、隘幽燕，风云卷舒，浊浪排天。好一派清越景象！

张珙不是自怨自艾的人，他朗声长笑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！”大丈夫自有鸿鹄志。浩荡春光扫却了他的坏心情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张公子且打马呵。



春风得意马蹄疾。

他是个天才，天才大都有不安分的心。

风光何其旖旎。

崔莺莺面无表情地放下面纱。轿子还在崎岖的山路上起伏，她姣好的面庞上却一片死寂，这死寂映了窗外辉煌的春色，更显得她整个人剪纸一般不真实。这一路的奔波太漫长，她已经很疲乏，可又觉得，宁肯这奔波长些再长些，因为到了博陵，安葬了老父，母亲严厉的目光势必会落到自己头上。而自己，旅途的终点恐怕就是郑恒了。想到郑恒，心里那不清不爽的感觉又泛起来了。

郑恒是表兄，徒生在尚书府邸，为人却势利刻薄。想到和这种人做夫妻、和他同床共枕耳鬓厮磨，莺莺就不寒而栗。她下意识地甩下手，仿佛要将这个名字以及这个人像秽物一样甩掉。她想不通，为什么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却一点也做不得主？她向母亲的轿子望了一眼，这一眼，也说不上是怨恨、不解，还是身不由己的悲伤。

相国夫人微眯着眼睛打盹，她要考虑的事情很多，顾不上女儿的情绪。何况，前面还兵荒马乱前途未卜。行路难呵，昨天管家就来报了：“山贼阻路，恐到不了博陵。”“前面是哪里？”老夫人问。“河中府。”“河中府？”她沉吟了，“河中仿佛有故人的。”她内心里自语。管家又说：“老祖宗要不要在普救寺落脚？是家佛堂。”“唔，普救寺。”郑老夫人闭上了眼睛，仿佛是不太记得，又仿佛正是费力地、无



可奈何地接受这个老天的安排。是啊，如果不是天上有神灵，怎会又在人生快要走到尽头时竟再回故地？普救，普度众生。“南无阿弥陀佛。”她喃喃一句佛号，她实在足够老了，老到没有什么可以撼动，老到大家都认为她老糊涂了。而她也确实有些糊涂了。她想着寄一个书简到长安去，唤侄儿郑恒来接，相扶回博陵去。“那就叫恒哥儿来吧。”老母亲吩咐。

莺莺长得是像母亲的，可她不喜欢母亲。母亲的脸上有着一个终身婚姻不如意女子的戾气，这戾气到晚年化作了昏聩。一行人中，可能惟有她是满意这个中途的变数的，她忧虑的内心盼望着，有一个变化就有第二个，有第二个就说不好第三个，那么结果就未可知。在莺莺眼中，一切未可知都糟不过现在的可知命运去。所以，她一点不讨厌寂寥的寺庙，甚至比起冠盖满城的京师，还更喜欢些。因为京师对一个深闺小姐来说，除了自家森严的高墙，其实再无它。她甚至很喜欢普救寺，因为它给她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似乎一踏进这所殿宇，一种生机勃勃的东西就开始苏醒。后来她想，可能是春天来了，万物都复苏的缘故。

总之这普救寺处处透着没道理，而又处处显得别有深意。使莺莺的心，隐约跟上了这春天的节奏。

张珙策马奔驰。

考期要到第二年的春天，可他提前一年就出门了。别人家游子远行，要牵扯多少高堂眼泪，惟有他，兀自一回



顾。父母都不在了，也好。张珙心里空落落地离开了顾盼二十多年的家乡洛阳。春来牡丹倘若再开，恐是看不到了吧？他有些失落又有些轻松地走了，对他来说，这番远游，可不一定有归期了。

他左侧背负一把尺余短剑，身后一个琴童茗棋负着瑶琴和扁方的书匣，在料峭的春寒里走。唐朝人喜欢游学，号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，张公子珙也不例外。何况，外面是精彩的大世界，作官、从戎或游侠天下，哪一样不比在家强？即使最不济，也不过世上多一个飘零零的读书人，抑或是阴间添个横死鬼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

所谓春雨贵如油，可贞元十七年的雨水，偏偏在张公子到山西的那天，哗啦啦地下开了。山西不比江南，下起雨来，轻则泥泞难行，重则爆发泥石流冲毁道路。所以这一番喜雨，生生把个张公子，阻在了蒲关四十里外。

蒲关四十里外，恰好是河中府。

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，这么些本来不该也不能在河中府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聚首的人们，前后脚阴差阳错地，在春天里到了山花烂漫的弹丸之地。异乡人的气质，注定他们会相遇。而相遇之后呢？平淡的生活能否掀起波澜，或谁与谁能否逃出生天，就看各自的造化了。有道是“有缘千里来相会”，又或云“不是冤家不聚头”。大家都攒足了劲儿，想在这个春天制造些是非，因为生活实在太闷了，而前程，差一点就像这四季，毫无新意地更迭了过去。

幸好，乱世。



乱天时。

不乱，人们怎么生发故事呢？

看来这年的春天，合该是多事之春，而这年的河中府，也合该是贵客迎门风云际会。



第一章



《西厢记》必须扫地读之。

扫地读之者，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。

《西厢记》必须焚香读之。

焚香读之者，致其恭敬，以期鬼神之道之也。

——金圣叹《读第六才子书
《西厢记》法》

春分，谷雨，惊蛰。

张公子困在客栈的抄手游廊上，颇为气闷。他远眺青山一抹新绿，前尘旧事点点滴滴。客栈名唤状元楼，也算讨个好口彩吧。“借光，贵地一向如此多雨水吗？”张珙唤住窗外经过的小二。小二打着千儿笑到：“哪有这么好运气！庙里的师傅说下不长了，估计明后天就放晴了。这场雨好啊，今年兴许是个好收成。”

“哦？此间有高人懂得星象水经么？”张珙好奇地问。

“那个大师傅，是本地普救寺的住持法本。那可不是寻常人啊，满腹经纶，许多像公子这样的读书人争着拜会他哩。倘若不出家，一定有好大一个官儿做。”小二兴奋地说，又殷勤问着：“客官是进京赶考吧？像客官这样相貌堂堂，飞黄腾达不过早晚的事。”

张珙对他的阿谀敷衍一笑，信口问：“这普救寺，香火可旺？距此间可远？”

小二伸出四个手指一晃，笑眯眯地说：“不过四里。当年崔相国在世时，香火盛极，僧众逾千，供的娘娘全拿金粉塑着，远近闻名。这会子老夫人来，就大不如前了，只堪堪撑着。唉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有道是人走茶凉，这世态炎凉的事……”

他还在喋喋不休，张珙却自顾自出开了神。勉力忍到他罗嗦完，害牙疼似的钻回自己房间，只在脑子里模糊地思忖：待明几个天晴了，倒要到普救寺走一遭，会会这“满腹经纶”的长老，谈谈经说法法，问问自家前程。



这番想着，外面的雨也不那么单调了。

“多早晚天晴呢？”张珙喃喃自语。

雨，下得若即若离。还有一个人，望雨望得痴了。她庄严的面容上，渐渐铺上一层迷雾。使女撑着硕大的青油伞，默默跟随着一路行来，寺院的台阶上，生着淡淡的稚嫩的青苔，一阵雨过就浓似一阵，那些略微褪色的墙角屋檐，也跟着若有若无地慢慢绿了。大雄宝殿的香烟，一径袅袅地上去，被雨冲淡了，清凉婀娜。郑老夫人从侧门绕过正殿，缓步移向方丈的禅室。这么多天来，也只有在这片小小的清凉之地才觉得能够喘息片刻。半道这么搁着，也不是太心慌了。

小和尚在游廊里扫地，老夫人一边款款地问他：“惠净，你师傅呢？”一边轻轻推开禅房。屋里没有焚香，只觉得四壁早春的新鲜沁人心脾。“还是你这里清净。”郑颐长吁一口气，“听你讲讲经，烦恼都轻了很多。”



“一生都过去了，还有什么烦恼？”法本微笑着让她就座，叫惠净奉茶。

“我喜欢绿茶，春天应该喝绿茶。”郑老夫人认真地吩咐，几乎天真了，“唉！老了老了，来了个老景堪凉。”她又自嘲着。

“应该是老景清凉。夫人这一生荣华富贵也享过了，颠沛流离也尝过了，虽然相国辞世，总算有小姐承欢膝下。等到小姐出了阁，不就是功德圆满吗？”

相国夫人不耐烦地挥挥手，冲法本说：“叫我郑颐好

了。等你也老死了，这个世界上就再不会有人这么叫我了。出了这个门子，笑脸儿都是稀罕物事，你还和我一本正经干嘛？我已经一本正经了一辈子喽——”

外面的风雨似乎突然大起来了，屋檐竹林上好一阵哗哗呱呱，两人都凝神听了会儿。困在河中的这些天，郑颐几乎天天到寺里来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，老年丧偶总是凄凉的，再加上家道中落、世道危脆，心里烦恼自然就多。争强好胜了一辈子，落得这般境地，也委实有些心灰。

“老和尚，今天讲什么经来点化我这个俗姬？”

“风雨经。”法本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“世上哪有风雨经，又诤老身。”

“世上万物都是佛法 and 因缘，刮风下雨当然也是经了。只消下雨时你便安心看雨，刮风时你就自在吹风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你自像天地一样容纳欢喜，随它去了，心地自然清静。要是你心里跑马似的乱，听什么经还不都是充耳不闻。”

“是啊，我是不得安宁啊！”老夫人长叹。也不知恒哥儿得信没有，要是已然启程，路上太平的话，不日也可到河中了。早些回了老家，等到脱了丧服再把莺莺嫁了，自己或许就清静了。这般冥想着，突发奇想，就央法本道：“外边都传你上知天文下晓地理，你倒算算，恒哥几日到？”

法本长叹一声，注目窗外说：“那夫人倒是信也不信？”



“信如何，不信如何？”

“信的话，无论算出什么你都依从，又何必算。不信的话，我算也是枉然，又何必算。”

郑颐怫然道：“老和尚越来越奸猾，要你算便算，老身爱信便信。中听的就信，不中听的就不信！”

法本闻言莞尔，道：“那依老衲看，还有劫数。郑恒还会来，倒有个陌生人来。”

“主何吉凶呢？”郑颐将信将疑。

“或风或雨或晴，恐怕不是你管得了若许多的。”法本微笑着点拨她。郑颐把茶盏一顿，起身叹道：“我已经这般老了，还怕什么妖孽鬼祟！”

“恐怕是那不老的怕。”法本合目轻言。

“哦？”郑颐顿住脚步，“你讲的莫非是莺莺？”法本不答，只含笑说：“你只待天晴。”

“故弄玄虚！”郑颐摔门出来，扫地的小和尚已经不在，只有自己的使女候着，恭敬地跟上来。青油伞又那么撑着，一点点往佛堂去，眼里的笑意也就一点点淡去，随着雨气渐浓，她的面目终于又回复了模糊。

天晴了。

张珙起了个大早，先在场院里练了回剑，吐纳间觉得神清气爽，连绵的阴雨似乎并没有困扰他多少。在旅馆用过早饭后，信步往山林里走去。他有很多事情要想，前程、功名、命运。如何能遂大志？春色感染了他，他发现田野里每个劳作的人脸上都喜气洋洋，被滋润了个够的土地，



开始起着劲儿地生长各种可爱的植物，山野变得葱茏翡翠。沿途总有黝黑羞涩的农家姑娘看着他偷偷地笑，他若是回礼，姑娘们就羞红了脸。倘使姑娘的父母看见，内心一定也是赞叹这个清洁有礼的年轻人的。他的嘴角微微向上，不笑时也仿佛带着三分笑意，神情虽然散淡，但那种对什么事都成竹在胸的样子，却有种让人说不出的喜欢。

这样一路走来，不知不觉到了普救寺。普救寺虽是崔相国重修，实则是则天娘娘的香火。寺院座北朝南，看上去有些旧了，山门内七层浮屠，森森大树参天，高大的门户终年不闭，杏黄的梵墙隐约透露出来，越发显得静谧庄严。耳听得木鱼声声佛音阵阵，不禁叹道：“真是个好所在啊！”同把门的小沙弥合十致意后，便向里走去。

大雄宝殿同别的寺庙有些不同，当中居中垂目而坐的不是释迦牟尼，却是则天皇帝像。她没有作菩萨合掌状，只是威严地盘腿而坐，双目似开似合，面目没有佛的慈悲，却有一种君王的庄严。凝神看去，这尊塑像似得了武后真义，不怒自威，睥睨之间傲视俗世，恰似她惊世骇俗的一生。对这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女皇，张珙不禁肃然起敬，深深一拜。再起身看她周围，西天十八尊菩萨众星捧月，造像翩然若真，灵动传神，也饶有兴致地鉴赏了一番。款款出得殿来，迎面遇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，对着张珙一合掌，道声“阿弥陀佛”，笑问道：“老衲观施主心似有所动，可是在求菩萨成全则个？”

张珙闻声看去，眼前这个出家人一双睿智的眼睛含笑

